

什么影响了“我”的幸福

——社会经济地位、公平感与幸福感

欧誉菡

中央财经大学, 中国·北京 100080

【摘要】本文运用有序probit模型,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居民的绝对社会经济地位和相对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的幸福感的正向显著作用,且社会公平在其中起中介作用。促进社会公平,有利于增加提升不同地区、不同年龄段居民的幸福。

【关键词】社会经济地位; 公平感; 幸福感

What Affects "my" Happiness

——Socioeconomic status, sense of fairness and happiness

OuYuhan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0, 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ordered probit model, this paper concludes through empirical analysis that the absolute and rela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of residents have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effect on residents' well-being, and social equity plays a mediating role. Promoting social equity is conducive to increasing the happiness of residents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different age groups.

[Key words] socioeconomic status; sense of fairness; sense of well-being

1 引言

一般意义而言,人民总是倾向于将幸福感与经济发展划等号,认为幸福感的增加来源于居民收入的增加。然而,根据近些年世界价值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结果显示,从1990年到2012年,选择“非常幸福”的中国居民比例从28%下降至16%。^[1]居民的幸福并未随GDP和居民收入的大幅度增加而提升,这一现象被称为“Easterlin悖论”。^[2]

于是,学者开始逐渐探索其他更能够解释居民幸福感的因素,如社会地位。通过对CGSS2006数据的分析研究,闰丙金(2012)不仅发现了社会阶层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还得出社会阶层的认同感变化也与居民幸福感有正向显著关系的结论。^[3]然而,从居民社会经济地位的比较与公平感知对居民幸福感的研究还不充分。基于此,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做出改进,一是将居民社会经济地位分为绝对社会经济地位和相对社会经济地位,判断其在居民幸福感中的影响作用;二是分析公平感如何在社会经济地位与幸福感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三是进一步分地区、年龄样本,探索不同地区、不同年龄段视角下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居民的绝对和相对经济社会地位都是影响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4]个体的幸福不单单取决于收入的多少,还受到收入给人带来的边际效用以及社会地位变化等其他指标的影响。^[5]房产就是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体现。在我国,房产与医疗、婚姻、养老、户籍等个人和社会问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故而房产的持有不但影响着居民的生存质量和稳定程度,也会影响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杨巧等(2018)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拥有越多房产的人,生活满意度越高。^[6]另外,教育水平作为代际流动的重要途径之一,也间接影响着居民的居民幸福感的高低。这也就是说,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可能获得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从而更有利于获得他人尊重、实现自我价值从而获得幸福。

个人的满意与否是一种主观看法,来源于将自己的利益、地位和收入等与特定对象的比较。在比较的过程中,个体逐渐明晰和确定自己的社会地位,进而产生“满足感”或“相对剥夺感”。^[7]“相对剥夺感”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社会经济地位的

是影响“相对剥夺感”感知的因素之一。^[8]在居民比较过程中,如果认为自己的社会经济条件低于对标对象,则会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其幸福感也会减弱;反之,如果认为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高于或者不低于对标对象,便会产生“满足感”,其幸福感自然会随之增强。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居民社会经济地位对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相对社会经济地位对幸福感的影响更强。

目前在研究公平感和幸福感的影响机制中,学者主要将注意力集中在收入公平感知与幸福感上。Alberto(2003)用公平感解释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居民收入差距对幸福感的影响,发现了在公平感知较高的国家,收入差距对居民的幸福没有影响,但是在公平感知较低的国家,收入差距会对居民的幸福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9]但是,就社会经济地位的衡量而言,目前并不存在统一界定。且对于社会地位通过公平感知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较少,因此,在这一背景下增加居民的主观公平感,进而研究居民的绝对社会经济地位和相对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幸福感的影响,可以更好地确定其中的关系。因此,本文提出第2个假设:

假设2:社会公平对居民的幸福有影响,并在居民获得绝对社会地位和相对社会经济地位过程中具有中介效应。

但是,由于我国各地区历史、制度和政策等多重因素影响,使得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较为严重,容易出现不平等现象。且不同年龄与城乡居民的相对社会经济地位和绝对社会经济地位存在较大差异,使得其对公平的感知也有所不同,对于幸福感的影响自然也有所差异。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假设三:

假设3:公平感知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在城乡与不同年龄段居民之间存在差异。

3 实证策略

3.1 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来自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和2016年国家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和国家新型城镇化报告的数据。CGSS原始数据量为10968个,剔除缺失值后的有效样本量为10551个。

3.2 变量选取

3.2.1 被解释变量

根据研究幸福感的大多数文献的做法,本文选取幸福感指标

作为被解释变量。CGSS2015中询问了“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从选项1-5分别代表着幸福由低到高的感知。

3.2.2 核心解释变量

1) 公平感。本文以居民对社会公平认知的认识衡量社会公平情况。^[10]

2) 社会经济地位。本文将社会经济地位分为绝对社会经济地位和相对社会经济地位^[4]。绝对社会经济地位包括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房产数，居民的相对社会经济地位涉及“您的家庭经济状况在所在地属于哪一档”、“与同龄人相比，您认为您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是”、“与三年前相比，您认为您的社会经济地位是”的三个问题。

3.2.3 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个人、地区层次的控制变量，以控制个人、地区等因素的影响。个人层面，选取年龄、年龄平方/100、性别、婚姻状况（1=未婚，2=已婚或同居，3=离婚丧偶或分居）、民族、健康水平等变量。地区层面，选取地区人均GDP、人均收入、城镇化率和人均社会保障支出。为控制极端值对分析结果的影响，本文将地区人均GDP、人均收入和社会保障支出取对数处理。

表1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量
被解释变量	幸福感	3.870818	0.8184441	1	5	10551
	公平感	3.20472	1.002452	1	5	10551
	受教育程度	4.834044	3.085886	1	13	10551
	家庭房产数	2.66951	1.893681	1	15	10551
	您家的家庭经济状况在所在地属于哪一档	2.65681	0.7142628	1	5	10551
	与同龄人相比，您认为您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是	2.286039	0.5478725	1	3	10551
核心解释变量	与三年前相比，您认为您的社会经济地位是	1.755379	0.6244339	1	3	10551
	性别	1.531893	0.4990055	1	2	10551
	年龄	50.45967	16.84911	18	94	10551
	年龄平方/100	28.30044	17.37745	3.24	88.36	10551
	民族	1.078571	0.2690804	1	2	10551
	婚姻状况	2.015733	0.46441	1	3	10551
	健康水平	3.609421	1.072686	1	5	10551
	ln人均GDP	10.93454	0.3906165	10.35322	11.658	10551
	ln人均收入	10.07922	0.3455791	2.455305	10.90237	10551
	ln人均社保支出	7.237258	0.35914	6.791511	8.078877	10551
控制变量	城镇化率	58.77341	12.23719	42.01	87.6	10551

注：根据 stata 软件整理所得。

3.3 模型构建

根据前文理论叙述与模型假设，本文拟构建如下有序 Probit 计量模型分析居民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Happiness_i = \beta_0 + \beta_1 Social_eco_i + \beta_2 Z_i + \mu_i \quad (1)$$

并在此基础上加入公平感变量，构建如下模型：

$$Happiness_i = \beta_0 + \beta_1 Social_eco_i + \beta_2 Fairness_i + \beta_3 Z_i + \mu_i \quad (2)$$

其中， $Happiness_i$ 表示第 i 个居民幸福感， $Social_eco_i$ 表示第 i 个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包括绝对和相对社会经济地位； $Fairness_i$ 表示第 i 个居民的公平感； Z_i 为控制变量，分为个人层面和地区层面； μ_i 为误差项，

4 结果分析

4.1 基准回归

根据表2模型（1）~模型（6）的估计结果，可以得知居民的绝对和相对经济地位均对居民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第一，由模型（1）知，受教育程度对居民幸福感有正向显著影响，表明居民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能够有较高的幸福感。第二，模型（2）表明家庭房产数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关系，即居民拥有的房产数量越多，其幸福感越高。第三，模型（3）的估计结果表明，居民家庭的经济状况在当地的所处水平越高，越能感受到较高的幸福感。第四，从模型（4）的结果可以得知，当居民认为与同龄人相比，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或有所下降时，幸福感会显著降低。第五，模型（5）的结果进一步表明，当居民感受到当前的社会经济地位低于其三年前时，幸福感也会显著降低。第七，模型（7）的结果进一步说明，居民的相对经济地位对幸福感的感知影响更大。这也反映出，中国居民的幸福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比而产生的。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受教育程度	0.0335*** (0.00433)					0.00995** (0.00447)
家庭房产数		0.0674*** (0.00587)				0.0396** (0.00601)
您家的家庭经济状况在所在地属于哪一档			0.425** (0.0162)			0.279*** (0.019)
与同龄人相比，您认为您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是				-0.485** (0.0208)		-0.246*** (0.0242)
与三年前相比，您认为您的社会经济地位是					-0.280** (0.0411)	-0.191*** (0.041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Prob >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Pseudo R2	0.0383	0.0414	0.0653	0.0591	0.0464	0.0781
样本量	10,551	10,551	10,551	10,551	10,551	10,551

注：*、**、***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

4.2 中介效应判断及验证

本文通过中介效应方法，判断居民的绝对和相对经济社会

地位通过公平感知对居民幸福感的中介效应。^[11]

故而,增加回归方程用来描述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之间的关系:

$$Happiness_i = c_0 + c_1 Social_eco_i + c_2 Z_i + \mu_i \quad (3)$$

$$Fairness_i = a_0 + a_1 Social_eco_i + a_2 Z_i + \mu_i \quad (4)$$

$$Happiness_i = b_0 + b_1 Social_eco_i + b_2 Fairness_i + b_3 Z_i + \mu_i \quad (5)$$

表 3 中介效应判断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公平感	0.289*** (0.0113)	0.286*** (0.0113)	0.262*** (0.0114)	0.265*** (0.0114)	0.279*** (0.0113)	0.250*** (0.0114)
受教育程度	0.0326*** (0.00436)					0.0112** (0.00450)
家庭房产数		0.0637*** (0.00592)				0.0387*** (0.00604)
您家的家庭经济状况在所在地属于哪一档			0.387*** (0.0163)			0.257*** (0.0191)
与同龄人相比,您认为您本人的社会地位是				-0.435*** (0.0210)		-0.216*** (0.0244)
与三年前相比,您认为您的社会地位是					-0.252*** (0.0178)	-0.175*** (0.018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Prob > chi2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Pseudo R2	0.0663	0.0689	0.088	0.0823	0.0725	0.0985
样本量	10,551	10,551	10,551	10,551	10,551	10,551

注: *, **,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

其中, c_1 表示社会经济地位对幸福感的总效应, a_1 表示社会经济地位对中介变量公平感的影响, b_1 表示控制社会经济地位变量的影响之后中介变量公平感对幸福感的效应, b_2 表示控制公平感的影响之后,居民社会经济地位对幸福感的直接效应。

4.2.1 验证中介效应

在表 2 模型 (1) ~ 模型 (6) 的基础上,表 3 中模型 (1) ~ 模型 (6) 加入了公平感知变量。从该表中可以看出,第一,居民的公平感越强,其幸福感也越强。第二,从模型 (1) ~ (5) 的研究结果发现,公平感在相对经济社会地位和绝对经济社会地位在影响居民幸福感中起到一定的中介作用。第三,根据模型 (6) 的估计结果,进一步证实了公平感起中介作用的推断。

4.2.2 判断中介效应

为进一步判断社会公平在居民相对与绝对社会经济地位影响的中介效应,本文继续利用中介效应模型,采用依次验证法获取其中介效应。首先,利用居民幸福感对居民的绝对与相对社会经济地位进行回归,得到模型的估计系数,即表 2 的模型 (1) ~ 模型 (5),结果可知估计系数显著。其次,利用居民幸福感对社会公平和居民的绝对、相对社会经济地位进行回归,得

到模型的估计系数和,且估计系数和均显著,即表 3 的模型 (1) ~ 模型 (5)。第三,以社会公平对居民的绝对社会经济地位、相对社会经济地位分别进行回归,显著得到模型的估计参数,即表 4 模型 (1) ~ 模型 (5)。由此,可以得出居民的社会公平感知在影响居民的幸福感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的结论。

5 进一步分析

5.1 基于城乡分样本的分析

表 5 中的模型 (1) ~ (3) 报告了城市分样本的估计结果,模型 (4) ~ (6) 报告了农村分样本的估计结果。

第一,从城市与农村分样本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受教育程度越高,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居民的幸福感均越强,但是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更大。家庭房产数增加会使得这两个地区居民的幸福感增强,但是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更强烈。第二,无论是在城市地区还是农村地区,只要居民认为其家庭状况在所在地的层次较高,比同龄人的经济状况好,且比三年前过得好,居民的幸福感就会增强。第三,公平感对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居民的幸福感影响均显著为正,但是农村居民的公平感对其幸福感的影响更大一些。

5.2 基于年龄分样本的分析

表 6 中的模型 (1) ~ (3) 报告了青年组分样本的估计结果,模型 (4) ~ (6) 报告了中年组分样本的估计结果,模型 (7) ~ (9) 报告了老年组分样本的估计结果。

第一,从青年、中年与老年分样本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绝对经济社会地位中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房产数对各年龄段居民幸福感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具有明显的差异性。第二,相对经济社会地位与家庭幸福感在青年组、中年组、老年组的子样本分析与全样本分析结果相同。但就相对经济地位的三个指标而言,不同年龄段居民的关注点不同。第三,公平感对青

年组、中年组、老年组居民的幸福感知均显著为正，但是关注点放在关注家庭的房产数和本人的受教育程度。第二，社老年组居民的公平感对其幸福感知的影响更大一些。

表 4 社会公平对社会地位的回归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受教育程度	0.00728* (0.00418)				
家庭房产数		0.0244*** (0.00561)			
您家的家庭经济状况在所在地属于哪一档			0.213*** (0.0154)		
与同龄人相比，您认为您的社会经济地位是				-0.265*** (0.0198)	
与三年前相比，您认为您的社会经济地位是					-0.148*** (0.017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Prob > chi2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Pseudo R2	0.0154	0.0160	0.0224	0.0218	0.0180
样本量	10,551	10,551	10,551	10,551	10,551

注：*、**、***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

表 5 分城乡样本的回归结果

	城市样本			农村样本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公平感	0.273*** (0.0148)	0.237*** (0.0150)	0.236*** (0.0150)	0.306*** (0.0177)	0.273*** (0.0179)	0.272*** (0.0179)
受教育程度	0.0314*** (0.00521)		0.0149*** (0.00536)	0.0322*** (0.0102)		0.0131 (0.0104)
家庭房产数	0.0635*** (0.00734)		0.0425*** (0.00748)	0.0541*** (0.0102)		0.0337*** (0.0103)
您家的家庭经济状况在所在地属于哪一档		0.264*** (0.0246)	0.236*** (0.0251)		0.298*** (0.0296)	0.289*** (0.0297)
与同龄人相比，您认为您的社会经济地位是		-0.204*** (0.0317)	- 0.185*** (0.0319)		- 0.267*** (0.0378)	-0.260*** (0.0379)
与三年前相比，您认为您的社会经济地位是		-0.207*** (0.0244)	-0.209*** (0.0245)		- 0.132*** (0.0276)	-0.131*** (0.027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Prob > chi2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Pseudo R2	0.0703	0.0924	0.0955	0.0718	0.1028	0.1040
样本量	6158	6158	6158	4,393	4,393	4,393

注：*、**、***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

6 结论和思考

本文用 CGSS2-2015 数据，研究社会地位、公平感与幸福感知的影响，在建立理论模型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了实证研究，证实了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总体结论如下。第一，居民的绝对社会经济地位和相对社会地位均对居民的幸福感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相对社会经济地位对幸福感知的影响更强。就影响居民幸福感知的具体指标而言，居民最为关注对家庭经济状况在所在地层次的主观评价，其次是在同龄人与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比较，然后是当下社会经济是否与三年前有所变化，最后才将

会公平居民对居民的幸福感知有影响，并在居民获得绝对社会地位和相对社会经济地位过程中具有中介效应。第三，受限于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城乡与不同年龄下居民的幸福感知对居民幸福感知的影响也存在明显不同。

一方面，本文证实了居民的绝对社会经济地位和相对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对居民的幸福感知有显著正向作用；一方面，也发现了居民的社会公平感知不仅可以提高居民的幸福感知，还可以在中间起中介作用；另一方面，还发现不同年龄和城乡结构下，相同因素对不同样本下的居民幸福感知存在差异。

表 6 分年龄样本的回归结果

自变量	青年组 (18-39岁)			中年组 (40-59岁)			老年组 (60岁以上)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公平感	0.207*** (0.0213)	0.191*** (0.0214)	0.187*** (0.0215)	0.286*** (0.0113)	0.250*** (0.0114)	0.250*** (0.0114)	0.356*** (0.0211)	0.313*** (0.0214)	0.314*** (0.0214)
受教育程度	0.0309*** (0.00697)		0.0217*** (0.00709)	0.0286*** (0.00439)			0.0342*** (0.00898)		
家庭房产数	0.146*** (0.0215)		0.116*** (0.0220)	0.0602*** (0.00594)			0.0451*** (0.0111)		
您家的家庭经济状况在所在地属于哪一档		0.211*** (0.0372)	0.170*** (0.0379)		0.275*** (0.0189)	0.257*** (0.0191)		0.318*** (0.0331)	0.309*** (0.0335)
与同龄人相比, 您认为您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是		-0.131*** (0.0475)	-0.103** (0.0478)		-0.229*** (0.0243)	-0.216*** (0.0244)		-0.203*** (0.0419)	-0.196*** (0.0421)
与三年前相比, 您认为您的社会经济地位是		-0.163*** (0.0356)	-0.164*** (0.0356)		-0.174*** (0.0182)	-0.175*** (0.0183)		-0.187*** (0.0330)	-0.188*** (0.033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Prob > chi2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Pseudo R2	0.0572	0.0631	0.0696	0.0742	0.1033	0.106	0.0842	0.1178	0.1186
样本量	2,898	2,898	2,898	10,551	10,551	10,551	3,459	3,459	3,459

注: *, **,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

参考文献:

- [1]The Research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hina Peking University. World Values Survey, China 2012, The Final Report [R]. China, 2012.
- [2]Richard A. Easterlin. Life Cycle Welfare: Trends and Differences[J].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01, 2 (1).
- [3]闰丙金. 收入、社会阶层认同与主观幸福感[J]. 统计研究, 2012, 29 (10): 64-72.
- [4]孙良顺. 社会经济地位、社会保障、生态环境与城乡居民幸福感——基于CGSS (2013) 数据的实证分析[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9 (06): 86-92.
- [5]蒲德祥, 傅红春. 经济学的重新解读: 基于幸福经济学视角[J]. 经济学家, 2013 (8): 17-28.
- [6]杨巧, 陈诚, 张可可. 收入差距、住房状况与居民幸福感——基于CGSS2003和CGSS2013的实证[J]. 西北人口, 2018, 39 (5):

11-20, 29.

- [7]De Botton A. Status Anxiety [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2004.
- [8]刘欣. 相对剥夺地位与阶层认知[J]. 社会学研究, 2002 (1): 81-90.
- [9]Alberto Alesina, Rafael Di Tella, Robert MacCulloch. Inequality and happiness: are Europeans and Americans different?[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3, 88 (9).
- [10]倪超军. 机会不均等、社会公平与幸福感[J]. 世界农业, 2020 (02): 14-24.
- [11]温忠麟, 张雷, 侯杰泰, 刘红云.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J]. 心理学报, 2004 (05): 614-620.

作者简介:

欧誉茜 (1997.04-), 女, 汉, 河南人, 中央财经大学, 研究生, 研究方向: 城市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